

我是誰？我從哪裡來？我要往哪裡去？我現在要做甚麼？都與歷史有關。

香港是一個歷史經驗豐富的「特區」。說是「特區」便套用了1997年以後的用詞，這之前有許多「新移民」來自大陸，這之後則有許多「新來港人士」由內地遷來。香港回歸了，就是一國人的往來，不是「移民」了。雖然兩制，可一國之內何來移民？

若改說香港是歷史元素豐富的「殖民地」，則是指另外一個時代相同的我們了。我有機會與周師母到中環聖約翰座堂，體驗聖公會的禮拜。那是1849年英女皇御賜的特別地段的香港最古老建築。我們不是英國人，但感受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時代的「我們」。是的，1842至1997年的香港仍是香港，包括以後的九龍、新界和離島…。香港有獨特的歷史，這是永遠改換不了的精神遺產。這塊土地上的自由、法制與民主，是香港的「靈魂」，經過超過十多個「十年」而磨鍊出來的。我們活在人類可以創造的幸福都會，我是指資訊的流通、旅遊的頻繁、教育的享有、物質的豐富、美食的多元、言論的自由、人與人的尊重等等。可是，從過去兩年來的社會現象，我們也感覺到有些人的焦慮。焦慮是因為看不清前路，也會是另有原因。我曾在夜晚的濃霧中駕駛，的確有種恐慌的焦慮。但是車子脫離霧區，看清高速公路，就回到正常世界。

其實，我本想講聖經裡遺忘歷史的慘痛教訓，竟造成引言長過本論的格局。舊約列王紀的所有君王的諸多問題中，相同的是有「歷史健忘症」。最嚴重最糟糕的是亞哈王，史家評論說：「亞哈在位的時候，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；立根基的時候，喪了長子亞比蘭；安門的時候，喪了幼子西割，正如耶和華藉嫩的兒子約書亞所說的話。」(王上十六34)。細細琢磨，能看出這一附句是在亞哈政績之外的控訴。他蔑視了350多年前約書亞的宣告(書六26)。以色列擊破的第一座邦城，是入應許地的處女之戰，更是神蹟和信心的結晶，不允許重建，乃象徵民族的骨節，信仰的純潔。亞哈完全沒有此意識。同類經文很多，庸君聽道而不聞，昏君踐踏聖言，最後國破家亡，民族被擄。為甚麼？不就是遺忘歷史嗎？一個忘卻歷史的人是空殼，一個遺忘歷史的社會，靈魂消失，還剩甚麼？！